

柏楊  
全集

〔貳拾叁〕  
小说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目 录

## 莎罗冷

序.....	9
一 .....	11
二 .....	13
三 .....	17
四 .....	20
五 .....	23
六 .....	27
七 .....	31
八 .....	35
九 .....	38
一〇 .....	43
一一 .....	48
一二 .....	52
一三 .....	56
一四 .....	61
一五 .....	66
一六 .....	73
一七 .....	79

一八 .....	83
一九 .....	88
二〇 .....	92
二一 .....	96
二二 .....	100
二三 .....	104
二四 .....	109

## 旷野

序 .....	117
一 .....	121
二 .....	145
三 .....	176
四 .....	205
五 .....	221
六 .....	243
七 .....	260
八 .....	284
九 .....	322
一〇 .....	338
一一 .....	358
一二 .....	380
一三 .....	408
一四 .....	419
一五 .....	430

21 小说卷

# 柏杨全集

旷野 莎罗冷



# 目 录

## 莎罗冷

序.....	9
一.....	11
二.....	13
三.....	17
四.....	20
五.....	23
六.....	27
七.....	31
八.....	35
九.....	38
一〇.....	43
一一.....	48
一二.....	52
一三.....	56
一四.....	61
一五.....	66
一六.....	73
一七.....	79

一八	83
一九	88
二〇	92
二一	96
二二	100
二三	104
二四	109

## 旷野

序	117
一	121
二	145
三	176
四	205
五	221
六	243
七	260
八	284
九	322
一〇	338
一一	358
一二	380
一三	408
一四	419
一五	430

莎  
罗  
冷



## 提 要

《莎罗冷》是一篇九万余言的长篇小说，描述一对年轻夫妻（叙述者我和薇薇），来到龙水塘，揭发了四十年前发生在莎罗冷岛的一桩谋杀案件。小说中薇薇是关键性的人物，由于她的易感纤细，使得为他治病的葛医师在发现自己的恶行被马昌明及薇薇夫妻揭发后，坦承自己在四十年前为了和旧爱美琪在一起，设计将美琪的丈夫害死，而他的爱人却为了救自己的丈夫亦命归黄泉。葛医师在道出这个尘封已久的往事，作者安排了同样发生在莎罗冷岛的船难，葛医师为了救人而作了最后的救赎，薇薇也在这一次的救难行动中丧生，结束了整个故事。

柏杨在序文中说道：“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一种浪费，太多爱情的人生是一种灾难，爱心越重，痛苦也越深。在爱情的领域中，任何行为，都是可歌可泣的——甚至包括诡诈。”显然，对于葛医生的行为，柏杨并没有太大的责难，因为他有忏悔，以默默行医来赎罪，“啊，我已等了四十年，等那惩罚的巨手”，他终究还是付出代价的，这样的惩罚并不算轻。



## 序

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一种浪费，太多爱情的人生是一种灾难，爱心越重，痛苦也越深。在爱情的领域中，任何行为，都是可歌可泣的——甚至包括诡诈。但最大的课题在于没有人能回答：什么是爱情？我曾试着深入探讨，结果也照样不能，但我发现爱情和责任不可分，否则便剩下没有灵魂的躯壳。

《莎罗冷》写的是谋杀和沉船，但没有血淋淋的场面。我仿佛觉得不是我在写，而我只不过一个代笔者，有上苍的旨意使我这样，冥冥中有声音告诉我这个故事。

最后，谢谢彭品光先生，这故事在他主编的《海洋生活》月刊上连载了一年。



一弯新月  
上面排列着三颗寒星  
是谁在凝望，凝望那  
——乱石，荆棘，马鞍山  
怒涛在大海澎湃  
天崩地裂  
两颗结在一起的心  
像花岗岩一样的坚  
一样的贞  
啊  
莎罗冷  
当那小舟倾覆的刹那  
没有人唤醒沉睡的古城  
巨炮口指着海滨水涯  
双尸，化作杜鹃  
双魂，化作携手的幽灵  
夜深人静  
洒下，洒下多少热泪  
啊  
莎罗冷  
梦中的痴迷呼唤  
上苍的慈祥招引  
微笑，微笑

踏进了永恒

对了

——是他们摒弃这世界

还是这世界摒弃他们

且听我呜咽的歌声

冲天的信号

是求救

是欢呼

啊

莎罗冷

龙水塘是一个荒僻而简陋的渔村，茶花溪把它划开成两个部分，一条木板架成的小桥，搭在溪上，已经相当破烂了。行人走在上面，有时候可以从腐朽的窟窿中看到桥下清澈的流水，有时候脱了钉子的木板会陡然地翘了起来，使你大吃一惊。东村——桥的东端，约有全塘四分之一大小，住着三十多户最贫苦的渔家，那些用咕啫石，或是用泥块砌起来，稍微高一点的身材就伸不直腰的矮屋里，除了一扇剥落了的门，和一张全家都睡在上面的床外，差不多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西村比较富足，所有的房子都是砖瓦，甚至还有水泥的建筑，窗子上也差不多都装着玻璃。在靠着海湾那条比较宽广的街道上，有一家典型的乡村式的旅店，和三四家普通位置在交通线村庄上定都会有的营业，像杂货铺、饭铺、邮政代办所之类，而且还相当干净。那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和人生温暖的地方，当然，一切都是以后才发现的，但在当时，第一眼便看出那种清幽的气氛，使我和薇薇，仿佛面临着另一个不是屹立在人间的仙境，竟中途改变计划，决心停了下来。

薇薇害着神经过度衰弱症，谁也不知道她的神经是为了什么原因衰弱，或过度到什么程度，不过医生们对于凡是他们不太了解病因的患者，所开出来的药方，差不多都只有一味，就是易地休养。我如果知道那一次易地休养的结果是什么，或是早知道薇薇根本不是什么神经衰弱，而只是在家当主妇当得太久太腻，以致毛病百出，我绝不会陪她离开辉城的。

经过一番酝酿和安排，我们终于遵照着医生的吩咐出发了。薇薇坚持着要去芬埠，那是一个滨海的城市，从辉城到那里，要坐几乎是三天的马车。我最初提议就近在辉城乡下租一座别墅，不必白白

地先揽到自己身上三天苦头,况且,芬埠也实在没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

薇薇对我的任何意见,几乎没有不反对的,这一次当然不能例外。

“芬埠至少临着海,”她说,“辉城却什么都没有,有的话,也只有烟囱,和那永远落不完的灰尘。去芬埠后,可以到海边找一间房子。真的,我简直不能想象,当午夜梦回的时候,发现听到的是海浪的声音,而不是叫卖花生和汽车喇叭的声音,该会快乐成什么样子。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比海更伟大更迷人的了。”

她是一个崇拜海,爱海,慕恋海的人,我们结婚到现在,我几乎天天都要听她这一类的赞颂。最荒谬的是,她坚信海生动物都含有大量的磷质,而磷质会使人聪明。为了使她的丈夫也聪明起见,她每餐一定要逼我吃下相当数目的带鱼或乌贼什么的,对于一个生长在北方,冰天雪地,高山峻岭中的丈夫来讲,简直是一件苦差!所以,我送给她一个尊号,叫她是海的女儿,还恶意地提议,她应该嫁给海才对。她的反应比我严肃得多,她说,如果可能的话,她愿嫁给海。

然而,她的身体却不能使她和爱海的心意配合,是我们度蜜月归来的那一次,从云港返辉城,我和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一样,主张坐火车,两地间被一条几乎是笔直的铁路连在一起,坐火车是再合理想没有的了。可是,她却主张坐船,争执的结果,她获得毫无例外的胜利。像沿着三角形的两边,我们先乘船到清蓬泽,再坐另一条铁路的火车回家。

在那两夜一天的航程中,她狼狈的情形,远超过预料的程度。

船刚离开云港,天正黄昏,我和薇薇傍着栏杆,这一次是真正地来到海上了。我想,她至少要坚持着站到夜半才回房的,尤其是甲板上那时候正在热闹,事务员们跑来跑去忙着准备放电影,双双对对的情侣,有的像我和薇薇一样地凭栏远眺,有的坐在沙发上赏着天际的新月,这宇宙,除了天,便是水,连我这个对海没有丝毫兴趣的人,都觉得有一种羽化登仙的感觉。